

古文辭類纂

冊七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書說類五

古文辭類纂二十九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

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閒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

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  
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  
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  
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  
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  
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  
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  
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  
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  
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  
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  
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  
倡釋老於其閒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  
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

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執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執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日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



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隄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法弱。不適用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韓退之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

○

愈愚不能量事。執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吮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

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猛虎之士。畏懦蹙縮。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閱。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執。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闕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日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



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執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韓退之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

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

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旣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也。膾也。肉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

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何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

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韓退之答崔立之書。〇〇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拔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

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



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剛足不爲病。且無使勅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

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  
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  
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  
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則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  
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  
吾之狂言。

韓退之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  
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  
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  
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  
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  
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  
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

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  
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  
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  
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  
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韓退之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  
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  
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  
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  
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旣沒其文益可貴重思  
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  
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  
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